

支那
撰述

先覺集

五
卷



C40

4514

(155)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旗石
家書置之武劉雲山
我微笑塔院庭席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證說



64853

先覺宗乘卷四

楊銜之

徑山語風老人圓信較頌
無地地主人郭凝之彙編

北魏楊銜之爲期城太守早慕佛乘達磨至魏住嵩
門千聖寺銜之問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
慧昏蒙尚迷真理願師慈悲開示宗旨達磨說偈曰
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
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佛心今出度
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銜之悲喜交并曰惟

願久住世間化導羣有

宋雲

宋雲北魏使者胡太后使同比丘慧生如西域求佛經行四千里至赤嶺始出魏境又西行再期至乾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過蔥嶺見達磨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時達磨先已死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

向居士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礪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美影勞形不識形

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趨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驗默聲而求響故知迷悟一塗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回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慙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便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申禮觀密承印記

崔趙公

崔趙公逸其名問國一欽禪師曰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國一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公於是省

楊光庭

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司空山採常春藤因造本淨禪師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畧垂開示淨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淨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

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淨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淨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淨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光庭作禮信受

杜鴻漸

杜鴻漸字子異濮州濮陽人家世奉佛爲靈武定策功臣後以宰相鎮撫益州遣使詣白崖山請無住禪師入城問法曰弟子聞和尚說無憶無念無妄三句法門未審是一是三無住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

妄名慧一心不生卽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
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公曰有據否
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
精進無有涯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無住曰初
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
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於時庭樹鶡鳴無住問相公
聞否曰聞鶡去又問今聞否曰鶡去無聲云何言聞
無住曰聞與不聞非關聞性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
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
滅悟此聞性卽免聲塵之所流轉乃至色香味觸亦

復如之公喜躍稱善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
何次第得入無住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
諦一切有第一義卽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
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
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
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無住曰一切法從本以來
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
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着言說相着名字相着
心緣相既着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又問云何不生
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無住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

不生卽不滅旣無生滅卽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
不生名無念無念卽無滅無念卽無縛無念卽無脫
舉要而言識心卽離念見性卽解脫離識心見性外
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
見性無住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真心
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
定不亂不取不捨無爲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
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
繇是益棲心禪悅自蜀還食千僧大厝四年辭宰相
臨終沐浴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鬚髮別衆而逝遺命

依浮屠法焚軀爲塔以塋不爲封樹

鄴侯李泌

鄴侯李泌微時在衡岳寺中讀書聞懶殘禪師中宵
梵唱響徹山林一夕公潛往道名瞻拜殘大詬曰是
將賊我公拜益恭殘撥牛糞火中出一芋以半授公
啗之公捧食再拜謝殘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張漬行者

南陽張漬行者問於忠國師曰承和尚說無情說法
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國師曰汝若問無情說
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

魚軍容

魚軍容問於忠國師曰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國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軍容無語

密雲悟代云不問那知

李渤

李渤字潛之爲江州刺史日嘗問歸宗常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卽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歸宗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公曰然歸宗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着公有省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歸宗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

歸宗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歸宗曰遇人卽途中授與不遇卽世諦流布

崔羣

相國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被讒出爲湖南觀察使至任卽訪東寺如會禪師問曰師以何得東寺曰見性得東寺方病眼公曰旣云見性其奈眼何東寺曰見性非眼病眼何害公稽首謝之

法眼別云是相公眼

公見

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東寺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東寺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鷄子頭上放

于頔

于頔字允元代人憲宗朝拜司空同平章事初爲襄
州刺史與居士龐道玄相得甚驩一日詣居士問疾
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公嘗問紫
玉道通禪師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
紫玉曰于頔這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公失色紫玉
乃指曰祇這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也公又問如何是
佛紫玉喚相公公應諾紫玉曰更莫別求天奇云一呼一諾實
主分明因甚麼卻墮羅刹鬼國皆因逐語隨言拋真
棄覺被這黑風扇鼓萬劫漂沈焉得不爲客作賤人
監起拂子云若向這裏會得頔藥山聞之曰噫可惜
出無明業海免宿門前草菴

于家漢生理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藥山曰
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承聞
有語相教今日特來藥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
佛藥山名于頔公應諾藥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
招慶共羅山舉次招慶云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
有隔羅山云大師也不得草草當時頔遇于相公可
中草窠裏若撥着箇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
招慶云作麼生羅山云還知于相是銀了金麼

韓愈

韓愈字退之貶潮州後訪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問曰
師春秋多少大顛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大顛
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

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首座扣齒三下及見大顛理
前問大顛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般大顛
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大顛乃名首
座是汝如此對否首座曰是大顛便打趂出院語風信拈
云大顛和尚賊過後張弓活埋他俗人雖然如是抵
救得一半頌云夜深賊被狗子咬牆洞慌忙捕得好
補不好長安公一日又問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
幾個知天曉要處乞師一語大顛良久公固措時三平爲侍者乃
敲禪牀三下大顛曰作麼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
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

燕王

燕王至觀音院訪趙州從諗禪師師乃端坐不起燕
王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師曰若在人王人中
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燕王唯然

王鎔

王鎔師真定自稱趙王嘗入東院訪趙州諗禪師趙
州不起以手拍膝曰會麼鎔曰不會趙州曰自小持
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鎔尤加禮重翌日令客
將傳語趙州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
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趙州曰非汝
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

等入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趙州曰萬福
大王侍者曰未到在趙州曰又道來也鎔問曰和尚
尊年有幾箇齒在趙州曰祇有一箇鎔曰爭喫得物
趙州曰雖然一箇下下敲着時鎔奏到命服趙州堅
讓不受左右曰大王爲禪師佛法故堅請師着此衣
趙州曰老僧爲佛法故所以不着此衣後寄拂子與
鎔曰若問何處得來便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鎔讚
師像曰碧溪之月清鏡中頭我師我化天下趙州

馬大夫

馬大夫問趙州曰和尚還修行也無趙州曰老僧若

修行卽禍事大夫曰和尚卽不修行教甚麼人修行
趙州曰大夫是修行底人曰某甲何名修行趙州曰
若不修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餒得來赤凍紅地無
有解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

周員外

趙州問周員外你還夢見臨濟也無員外豎起拳趙
州曰那邊見員外曰這邊見趙州曰什麼處見臨濟
員外無對趙州又問員外什麼處來曰非來非去趙
州曰不是老鷄飛來飛去

劉相公

劉相公入東院見趙州掃地問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却掃塵趙州曰從外來

竺尚書

竺尚書問於長沙岑曰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長沙曰莫妄想曰爭奈動何長沙

曰會卽風火未散尚書無對

又皓月供奉問師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

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復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利境是真心法又謁長沙長沙

界二塵爲實相分明達此是知音

名尚書尚書應諾長沙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

却卽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長沙曰喚尚書作至尊

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曰非但

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却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

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却來生死

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妙喜曰卽今祇對者旣不是本來人却喚甚麼作本來人良久

曰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李軍容

李軍容具公裳入瀉山叅靈祐禪師值師泥壁次李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瀉山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

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瀉山便拋下泥盤同歸方

丈又別記白侍郎至廬山謁歸宗常禪師值歸宗泥壁次歸宗問云君子儒小人儒白云君子儒歸宗打泥柘一下白遂過泥歸宗接得便用良久云莫便是快後底白侍郎麼白云不敢歸宗云祇有過泥分

劉侍御

劉侍御問仰山禪師了心之旨可得聞乎仰山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

朱行軍

朱行軍於洛京南禪設齋入僧堂顧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際上座面前上座便問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上座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又惡

發作甚麼行軍曰喚作惡發卽不得上座便喝行軍曰鉤在不疑之地上座又喝行軍便休齋退入客司請適來下喝僧來上座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諸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軍曰若是你諸人喝下官有劔僧錄曰某等固是不會須是他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

溫造

溫造字簡與并州祈人官禮部尚書嘗問於圭峰密禪師曰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圭峰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

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
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
迴然身中覺性未嘗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閒
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
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
所去但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難
以卒除須常覺察但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
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臨命終時
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
寄託愛惡之念旣泯卽不受分段之身圓覺大智朗
然獨存名爲佛矣圭峰先有八句偈顯示此意偈曰
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
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圭峰向公
誦之公奉命解釋

史山人

史山人者逸其名爲十問問圭峰禪師一問如何是
道何以修之爲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答無礙
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卽是
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卽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
僞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僞

世間無作是修行卽真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爲頓
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
豈得一時圓滿答真理卽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
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
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
心卽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
若悟卽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冰池而全水
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卽真資法力而修習冰消
則水流潤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
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

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
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
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卽非莊嚴影像而亦
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卽非衆生
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旣自云
卽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
卽說佛滅度常卽不滅滅卽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
切相卽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
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
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益

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
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
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答既云如化化卽
是空空卽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真忍可
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
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
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六祖每代
祇傳一人旣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
授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
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

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
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
此亦槩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
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
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修心
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
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次第爲說答
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
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卽是修行無住而知
卽爲法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

見今無所住不染不着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

宋齊丘

慧覺禪師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慧覺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慧覺曰著不得底聲宋無對

王審知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人梁封閩王王嘗延雪峰存玄沙備二禪師入府求示心法乃曰大王志心聽取幻化空身是大王法身知見覺了是大王自性觀心無

心從妄想起我心自空卽悟實相已知本性則一時放下不得別生絲毫許也王禮二師曰吉生慶幸得逢指示王問玄沙曰此一真心本無生滅今此一身從何而有玄沙曰此本源真性徧周法界爲妄想故而一點識性從父母妄緣而生受于般若身有輪迴大王旣知覺了不落惡趣但請大王頻省妄想歸真合道王作禮喜受

王延鈞

王延鈞審知次子素奉佛法度僧一萬人由是閩中多僧嘗請羅山和尚開堂說法陞座歛衣左右顧視

便下座王近前執羅山手曰靈山一會何異今日羅山曰將謂你是個俗漢又請夢筆和尚齋問曰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夢筆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毫大王旣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曰不是夢筆家風

陳尚書

雲門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雲門曰曾問幾人來尚書曰卽今問上座雲門曰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尚書曰黃卷赤軸雲門曰

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尚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雲門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尚書無語雲門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尚書曰是雲門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尚書無語雲門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尚書禮拜曰某甲罪過

韋監軍

韋監軍來謁玄沙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玄沙曰撫

州取曹山幾里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慙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玄沙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慙愧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慙愧若檢得出許上座有行脚眼玄沙一日與韋監軍喫菓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玄沙拈起菓子曰喫韋喫菓子了再問玄沙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

陳尚書

陳尚書問洞山价五十二位菩薩中爲甚麼不見妙覺洞山曰尚書親見妙覺

節度使成汭

荆南節度使成汭入山設供問雲居膺禪師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雲居名尚書尚書應諾雲居曰會麼尚書曰不會雲居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

劉禹端

劉禹端問雲居膺禪師曰雨從何來雲居曰從端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公雨從何來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

張霸遷

信士張霸遷問疎山匡仁禪師曰和尚有何言句疎
山示偈曰吾有一寶翠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
遇知音者

劉翁

青林師虔禪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求偈師作偈
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
老劉得偈呈洞山洞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
鍾司徒

穎橋安鐵胡一日在風穴團爐內坐有鍾司徒來見
便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安將火匙撥開火鍾擬議

安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陶穀

給事中陶穀入東京普淨院致禮常覺禪師問曰經
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
覺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

李相公

李相公至南嶽問福巖審承禪師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指庭前柏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
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
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柏一株

李王

清涼文益禪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
命作偈清涼卽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
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
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

宋令公

宋令公爲洪州太守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
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衆無語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馮延巳

馮延巳爲江南相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

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
別曰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李崇矩

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覩地藏菩
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
李却問圓明禪師既是地藏爲甚麼遭賊明曰今日
捉下也李禮謝之

歐陽修

歐陽修諡文忠聞浮山遠禪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
異之與客碁浮山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

浮山卽令搥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祗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粗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後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

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

呂許公

丞相呂許公謁法華志言大士問佛法大意法華曰

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真

王質

集僊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法華曰青山影裡
澄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法華曰
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

徐岳

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法華曰街頭東畔底
徐曰某甲未會法華曰三般人會不得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相仁宗封荆國公時吳山端禪師在

京師公請講禪就大相國寺設齋公入院焚香畢問
諸方云佛未出世時看甚麼經衆無語端曰相公周
孔未出世時讀甚麼書公曰伶俐衲僧端又偈曰南
無觀世音說出種種法衆生業海深所以難救拔古
今沉沒者聲聲怨菩薩時公在朝更新庶務故作偈
云云公平時見端偈語稱賞之曰有本者如是

洪覺範曰

王文公方大拜賀客塞門公默坐甚久忽題於壁間
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又元宵賜宴
於相國寺觀俳優坐客懽甚公作偈曰諸優戲場中
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欣怨予嘗謂同學
曰此老人通身是眼滿渠一點也不得

武昌劉居士

雲居舜老夫初叅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居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請開疏若不相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舜曰黑似漆磨後如何舜曰照天照地居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舜慙懣而歸洞山問其故舜述前語洞山曰汝問我舜理前問洞山曰此去漢陽不遠進後語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於言下大悟

李端愿

李端愿居士世以佛學名慧林宗本禪師問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旣曰無爲作麼生學李無對

葉清臣蔣侍郎

內翰葉清臣牧金陵迎惟正禪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畱一日款清話否正諾之翌日遣使邀正畱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祗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杭守蔣侍郎亦與正爲方外交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餅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

陳瓘

陳瓘字退夫初赴省闈問於宗道者曰瓘此行欲作
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卽得退夫竟以第三名上
第而時彥者作魁

宋太尉陳良弼

陳良弼官太尉請淨因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師
禪講千僧赴府齋會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史魯
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
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
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
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

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淨因
淨因曰如法師所問不足諸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
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淨因名善善應諾淨因曰法
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
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
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
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
百家悉皆能入淨因乃震聲一喝曰聞麼善曰聞淨
因曰汝旣聞則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
善曰聞麼曰不聞淨因曰汝旣不聞適來一喝是無

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銷
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
不無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
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
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
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
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
乃起再拜淨因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
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道四
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

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
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
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遍無餘叅而不雜混
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
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
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
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淨因曰
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淨因曰非汝境界
善曰望禪師慈悲淨因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

李朝請

李朝請與錫鄰林居士向子諲謁道場琳禪師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琳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琳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茶糊人好琳曰賊證見在李無語

錢象祖

錢象祖字公相錢塘人相寧宗守金陵日嘗問道於保寧無用禪師又問道於護國此庵元禪師此庵曰

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公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如何此庵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公渙然有得公嘗於鄉州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上菴高僧寮爲談道處自左相辭歸益修淨業偶得微疾僧有問起居者公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生人惟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

先覺宗乘卷四

雙髻釋頓讓訂闕

先覺宗乘卷五

徑山語風老人圓信較定
無地地主入郭凝之彙編

洪州廉使

洪州廉使逸其名問馬祖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
馬祖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廉使有省
俗士問天堂地獄

有一俗士問西堂智藏禪師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
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
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

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卽得

歸宗因官人來問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因官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歸宗曰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

儒者問三教

有儒者忘其名問大珠海禪師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則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從一性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行者問卽心卽佛

有行者問大珠曰卽心卽佛那個是佛大珠曰汝疑那個不是佛指出看行者無對大珠曰達卽徧境是不悟永乖疎

丹霞逢老人與童子

丹霞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丹霞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丹霞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丹霞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

丹霞會閑守

丹霞於天津橋橫臥會畱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丹霞徐曰無事僧畱守異之

百丈政路逢官人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名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

人

法眼別云但作驢鳴天奇拈云混俗和光何妨異類橫身絲毫

不掛那容豎拂敲床大丈夫漢莫觀東魯西晉休談北狄南蠻方見得出岫靈雲然後却來朝三驪四又且何如

趙州與官人遊園

趙州與官人遊園次兔見乃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兔見爲甚麼走趙州曰老僧好殺

官人問趙州

官人問趙州和尚還入地獄否趙州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趙州曰老僧若不入阿誰教化汝

官人問趙州燒木佛

官人問趙州曰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睂鬚墮落趙州曰官人宅內變生作熟是甚麼人官人曰所使趙州曰却是他好手

俗官問趙州

有俗官問趙州佛在日一切衆生皈依佛佛滅度後

振述

列傳卷五

一切衆生皈依什麼處趙州曰未有衆生曰現問次趙州曰更覓什麼佛

秀才乞拄杖

有秀才見趙州手中拄杖乃曰佛不奪衆生願是否趙州曰是秀才曰某甲就和尚乞取手中拄杖得否趙州曰君子不奪人所好秀才曰某甲不是君子趙州曰老僧亦不是佛

秀才問趙州

有秀才辭趙州曰某甲在此拈撓和尚多時無可報答待他日作一頭驢來報答和尚趙州曰教老僧爭

得鞍又秀才見趙州乃讚歎曰和尚是古佛趙州曰秀才新如來

俗士獻袈裟

有俗士獻袈裟問曰披與麼衣服莫辜負古人也無趙州拋下拂子曰是古是今

趙州勸行者

趙州聞行者勸僧曰我有十貫錢若有人下得一轉語卽捨此錢有人下語並不契趙州遂往行者家行者曰若下得一轉語卽捨此錢趙州戴笠子便行

那瑯

覺云武帝求仙不得
仙王喬端坐却昇天

秀才問長沙岑

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長沙岑禪師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長沙曰黃鶴樓

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長沙曰得閑題

取一篇好

黃龍新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問渠國土歸何處戰得多才一首

詩圖悟勤拈云葛刀劈面解辨者何人劈箭當習承當者有幾若能向奔流度刀疾鋒過風處見長沙橫身爲物去不消一捏其或隨言詮入露布便謂問東答西裂轉話頭且作麼生是長沙描的處還委悉麼殺人刀活人劍語風信拈云可惜一座黃鶴樓被長沙和尚埋沒殺千佛名經裏許喚作註解得麼癡人面前勿得說夢頌云塞雁一聲喉舌冷樓樓蘆苗月明中荒唐踪跡無漁火徒有秋烟拂暗風

普化見步使

鎮州普化和尚見馬步使出喝道普化亦喝道作相撲勢步使令人打五棒普化曰似卽似是卽不是

天使問睦州

有天使問睦州三門俱開從那門入睦州喚尚書天使應諾睦州曰從信門入天使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睦州擱露柱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

秀才訪睦州

一秀才訪睦州稱會二十四家書睦州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睦州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睦州問秀才

睦州問秀才治甚經曰治易睦州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曰不知其道睦州曰作麼生是道秀才無對睦州曰果然不知妙喜云秀才雖然無語默契睦州只是少末後一着徑山當時若見睦州道果然不知但撫掌呵呵大笑管取睦州不相虧

閩帥問壽山年多少

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帥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帥曰與壽山齊年

有俗士舉手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

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曰言某甲三日前着賊師拈杖趁出

俗士問殺牛

有俗士問慧覺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慧覺曰無罪曰爲甚麼無罪慧覺曰殺一個還一個

仰山問推官

有官人訪仰山仰山問官居何位曰難官仰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仰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三聖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仰山令侍者去請下語三聖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仰山又令侍者

問未審有甚麼事三聖曰再犯不容

行者問霍山

有行者問霍山景通禪師曰如何是佛法大意霍山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爲甚麼禮俗人霍山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洞山行脚遇官人

洞山行脚次有官人問曰我要註三祖信心銘得否洞山曰只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

楚石琦代云裴

官人問洞山

官人問洞山有人修行否洞山曰待公作男子卽修行

投子赴檀越齋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在京赴一檀越齋檀越將一盤草來師拳兩手安頭上檀越便將齋束後有僧問和尚在京投齋意旨何如師曰觀世音菩薩

有官人問壽州

壽州紹宗禪師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卽立曰遇緣立箇甚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闍王問雪峰存

闍王問雪峰義存禪師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雪峰曰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雪峰

展兩手

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闍王封柑橘至雪峰

雪峰因闍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旣是一般顏色爲甚麼名字不同雪峰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玄沙將一張紙蓋却

廣主請雲門開堂

廣主請雲門出世靈樹開堂曰廣主親臨曰弟子請益雲門曰目前無異路

法眼別云不可無益于人

常侍問雲門

雲門在文德殿赴齋有常侍問靈樹菓子熟也未雲門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

官人問雲門

雲門行脚時有官人問還有定乾坤底句麼雲門曰蘇魯蘇魯悉哩薩訶

闍王送玄沙上船

闍王送玄沙備禪師上船師扣船名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

諸理

泉守請玄沙登樓

泉守王公請玄沙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

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玄沙視

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未昇梯時日幾度登樓

玄沙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

步而出玄沙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卽

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玄沙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

爲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

閩帥請辨驗聲明三藏

西天有聲明三藏至閩帥請玄沙辨驗玄沙以鐵火

筋敲銅爐問是甚麼聲三藏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

法燈別云玄沙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法

聽和尚問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

閩帥問鼓山晏

閩帥入萬歲寺瞻仰佛像指問鼓山曰是甚麼佛鼓

山曰請大王鑒帥曰鑒卽不是佛鼓山曰是甚麼帥

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

行者至菴

鏡清忌禪師住菴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牀取拂子提

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鏡清曰不

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着甚死急

童子見鏡清

有僧引一童子到鏡清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鏡清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橐與童子童子近前接鏡清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否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鏡清曰也祇一兩生持戒僧

俗士問靜上座

有俗士失其名問靜上座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上座曰如或夜間安坐

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照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俗士獻畫障子

俗士獻畫障子法眼看了問曰汝是心巧手巧士曰心巧法眼曰那個是汝心士無對歸宗柔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

老人參桐峰

有老人入山叅桐峰菴主桐峰問曰住在甚處老人
不語桐峰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之桐
峰便喝老人禮拜桐峰便歸菴老人曰與麼疑殺一
切人在

儒者謁南院

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爲張百會來謁南院南院問
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南院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
麼曰不會南院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牧主請風穴陞座

風穴泊禪師於牧主衙內度夏請陞座時有盧陂長

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風穴曰慣釣
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風穴喝曰長
老何不進語陂擬議風穴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
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風穴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
知佛法與王法一般風穴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
斷不斷反招其亂風穴便下座

提刑問璉三生

有提刑問璉三生曰某甲四十年爲官作麼脫得此
塵去璉無對

道吾真代曰
一任踴跳

又看上峰路璉曰這箇是

上峰路提刑曰寺在上頭那璉曰是提刑曰恁麼則

不去也璉無語

道吾代曰
今日勘破

工部問三交嵩

有工部問三交智嵩禪師曰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三交曰幽州著脚廣南厮撲工部無語三交曰勘破這胡漢工部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三交曰瞎老婆吹火

提刑問楊岐會

有提刑問楊岐會曰和尚法嗣何人曰慈明提刑曰見箇什麼道理便嗣他楊岐曰共鉢盂喫飯提刑曰與麼則不見也楊岐捺膝曰什麼處是不見提刑大

笑楊岐曰須是提刑始得又請入院燒香提刑曰却待回來楊岐乃獻茶信提刑曰這箇却不消得有甚乾曝曝底禪希見示些子楊岐指茶信曰這箇尚不要豈况乾曝曝底禪提刑擬議楊岐乃有頌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爲指迷源殺人無數提刑曰和尚爲什麼就身打劫楊岐曰元來却是我家裡人提刑大笑

俗士投五祖出家

有俗士投五祖演出家自曰捨緣五祖曰何謂捨緣士曰有妻子捨之謂之捨緣五祖曰我也有個老婆還信否士默然五祖乃頌曰我有個老婆出世無人

見晝夜共一處自然有方便

居士往五祖齋僧

舒州有一居士常往五祖齋僧一日問首座曰某俗人叅得禪麼首座云你是俗人如何叅得禪居士不會舉似五祖五祖云首座却有本分手段爲人居士方信遂篤志叅究後見佛眼佛眼展手曰因甚麼喚作手居士忽大悟

俗士問雲峰悅

有俗士問雲峰文悅禪師曰如何是佛雲峰曰着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曾去也雲

峰曰醉後添杯个若無

太守問九頂

太守呂公瞻大像問九頂清素禪師曰旣是大像爲甚麼肩負兩楹九頂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九頂曰家富小兒嬌太守乃禮敬

侍郎問九僊

侍郎曾公問九僊法清禪師曰上座山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九仙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九仙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

官人道

益州舜知府

益州澄遠禪師將示寂舜知府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那裏去知府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

巡檢問黃龍明

黃龍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巡檢問曰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黃龍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俗士問歸仁

有俗士問歸仁禪師俗人還許會佛法否歸仁曰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有官人問興陽

有官人問興陽清剖禪師曰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

居士官人問天平

有居士問天平契愚禪師曰法無動搖時如何天平曰你從潞府來居士曰一步也不曾騷天平曰因甚得到這裏居士曰和尚睡語作麼天平曰放你二十棒又官人問無鄰可隔爲甚麼不相見天平曰怨阿

誰

居士問東山雲頂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有居士問曰洞山道有一物上挂天下挂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

童子上經

有童子上經次僧令持經着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

法眼代云汝念甚麼經

洪塘橋官人問僧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

無對

法眼代云汝是甚麼人

賣鹽翁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你喚這個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騎牛公子

公期和尙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
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
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
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跨驢人

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曰道場去其人曰何處
不是道場僧毆之曰這漢沒道理問道場裡跨驢不
下

道流背佛而坐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

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克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

得僧無對

法眼代云
識得汝

行者向佛而唾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
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
法師無對

馮山云仁者却
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詬
卽向伊道還我
無行者處來

魚浮水上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僧曰
是曰爲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

杭州天龍機和尚
代云是伊爲甚麼

照述一

不去岸
上死

佛殿鴿子

鴿子赴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甚麼却顫僧無

對

法燈代
云怕佛

廣南國主出獵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來請起庵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庵主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麼不起

法眼代云
未足酬恩

官人入鎮州天王院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院主無對

密雲悟云官人切莫造反
復云今日得官人作證

官人作無鬼論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無我聲

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便以
手作鵲鳩嘴向伊道谷谷孤

官人問無揀僧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

法眼別云此
猶是揀底

優婆夷志目錄

龐行婆

靈照女

煎茶婆

凌行婆

李行婆

臺山婆

轉藏婆

一掌婆

無語婆

挿田婆

寄宿婆

臨齋婆

鄭十三娘

住菴婆

平田嫂

閉門婆

鳳林婆

賣餅婆

拋兒婆

甘贊妻

崔練師

陳道婆

俞道婆

燒菴婆

行錢婆

覺菴祖道人

明令人

范縣君

秦國夫人

沈道婆

目錄終

優婆夷志

徑山語風老人圓信較定

無地地主入郭凝之彙編

龐行婆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挿向
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後聞居士與靈照化去曰
這愚癡女與無知老漢不報而去是可忍也因往告
子見廝禽曰龐公與靈照去也子釋鋤應之曰噯良
久亦立而亡去母曰愚子癡一何甚也亦以焚化衆
皆奇之未幾行婆乃徧詣鄉閭告別歸隱自後沉迹

撰述
優婆塞
憂然莫有知其所歸者

靈照女

靈照龐居士女也一日丹霞來訪居士見靈照洗菜
次霞問居士在否靈照放下菜籃歛手而立霞又問
居士在否靈照提籃便行歸舉似居士居士曰赤土
捺牛妳居士與行婆靈照坐次居士曰難難難十石
油麻樹上攤婆曰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曰
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居士曰祇知道明
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靈照曰老老大大作
這箇語話居士曰你作麼生靈照曰明明百草頭明

明祖師意居士乃大笑偶同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
見亦倒地居士曰你作甚麼靈照曰見爺倒地某甲
相扶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靈
照出戶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餒焉可試暫觀居士
曰有之乎曰有之居士避席臨牕靈照乃據榻跌坐
奄然而逝

煎茶婆

麻谷同南泉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
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麻谷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
曰不濕脚又問上岍稻得與麼好下岍稻得與麼怯

婆曰總被螃螬喫却也又問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携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相顧問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慈山許云徑山路向甚處去鶯直去是則且止遮逐隊白蹋漢若脚下知些深淺眼裡識些好惡鼻邊分些香臭纔值婆子指箇住處覓底神通當時輕颺腰地打翻茶鉢撩起便行看婆子乾成一盃淡話却如何合殺你還聽得婆子費日陪忙弄此等失落麼劍爲不平離實匪藥因有病出金瓶唱云本店客無放過滴水誓不喬除傾倒能知真味森羅總在盃茶

凌行婆

凌行婆來禮拜浮盃和尚

馬祖法嗣

師與坐喫茶婆乃問

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瘡一日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

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趙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燦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荅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慈山評云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據趙州初然無事分痛真乃决烈丈夫末後又案却詞頭添箇字脚可謂失錢遭罪林及根連寬哉苦哉雖然行婆也非好心大似抱賊叫屈畢竟如何伸理即得蒼天蒼天所供是實唱云無言抵死細爭長天眼遲觀大放光爲勸行婆休浪哭幾人知痛出中腸

李行婆

潭州長髭曠禪師李行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的人作麼生婆乃豎拳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慈山評云咄咄俗師頭白齒豁猶見人過在婆雖女身毒奉孤立能縱能奪阿師那得自諱特地兒擔枷過狀又乃暗棒倒行豈不大屈究竟若何伸雪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唱曰獨犬吠虛千猿啼實擬直作曲棒教誰喫

臺山婆

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
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
似趙州州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州便去問臺山路向
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州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
麼去州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玄覺

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
子處又云非唯破趙州勘破亦破這僧勘破雪竇
顯到曾學士處曾問當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
語的有勘破處麼竇云清長老道箇甚麼曾云又與
麼去也竇云清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
出這婆子圈套不得麼曾云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
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竇云勘破了也真淨云
趙州若照檢來也好喫婆手中棒且道趙州過在甚
麼處若知趙州過方解不受人謾歸宗門下莫有不
受人謾底麼喝一喝下座徑山杲頌天下禪和說

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
冷地卧蒙菴嶽頌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
賣松風人間恐無價高峰拈云這箇公案若據諸
方判斷趙州勘破婆子若據高峰點檢將來正是婆
子勘破趙州畢竟以何爲驗以手拈云驀直去頌云
自小丹青畫不成年來始覺藝方精等閒擲筆成龍
去換却時人眼裏睛語風信拈云臺山路上少這
婆子不得自從趙州勘破後直至於今草漫漫地東
倒西插頌云臺山婆臺山婆死去十分沒奈何開眼
受人穿鼻孔惡人自有惡人魔憨山評云要知山
下路且問過來人這僧姑放在一邊還識趙州落處
未恰纔多口依前討箇臺山路頭早已蹉過八千去
也唱云蕩蕩一條古路娘未生時走
過無端老子語墮剛被阿婆勘破

轉藏婆

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趙州受施利了却下
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

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

玄覺云甚麼處是欠

半藏處且道那婆子具甚麼眼便與麼道徑山杲云衆中商量道如何是那半藏或云再繞一匝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拍一拍恁麼見解只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更遠一匝直饒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設使更遠須彌山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共如是遠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若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久云鶯鶯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楚王瑤云這婆子謂趙州時轉半藏弄假像真當時只消道何向未達禪牀不消一氣無全無半轉上轉下天地玄黃焉哉乎也唱云一日一字非爲少一匝一藏愁嫌多年老下牀無氣力得人錢處要銷磨

一掌婆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州曰忽遇

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州休去

慈山評云好笑趙州這片光光

地一草也無公然勾賊入門正提邏賊喫棒州若待伊掌時忽便大叫着賊着賊直教伊受一生敗闕在唱云家家玉板透林間却背旁人悄作奸不遇主翁先自覺獨拳打破趙州關

無語婆

趙州因出路逢一婆婆問和尚住甚麼處州曰趙州

東院西婆無語趙州歸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

東西字或言棲泊字趙州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

曰和尚爲甚恁麼道趙州曰爲汝總識字

法燈別衆僧云已知

去處慈山評云本無所住如是而住人人自家有箇住處這老婆子因甚鶻盧提定宛然不知却立三叉

只鼓兩片皮單問取他家屋裏事脚跟煞不點地及見他指東畫西了沒些下落何銷噤不出半字令禿齒翁縮嘴也他合道久嚮趙州原來塗抹東西在直致他東語西話不得乾納場鈍悶方爲一員女將可怪生只成頭大尾尖去必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唱云郎當屋舍各人扶何待早早田庫奴四止依然舊模樣趙州東壁挂葫蘆

挿田婆

趙州因出外見婆子挿田曰忽遇猛虎作麼生婆曰無一法可當情趙州曰除婆亦曰除趙州曰猶有這

箇在

憨山評云大小都空惟心自虎爲何青天白日淺草荒林清平語話不提却教博飯裁田之者

特地

喫場驚怪還是虎有人人有虎離此二途便請

列道

居士乃拳作兩虎相撲勢道昨夜南山白額咬殺焦尾也瞥爾悄然恰好箇消息子長嘯一聲烟霧

牛頭非四祖猶有這箇在

寄宿婆

有一婆子日晚入院來趙州曰作什麼婆云寄宿趙

州曰者裡是什麼所在婆呵呵大笑而去憨山評云

女喧闐

遊寺者師顧其徒而問隔壁聞叙劍聲律尚

名爲破戒

只今作何發付卽是其徒乃從容進語

好入路

後生家幸標此式樣這百歲翁翁髮白齒落

纔遇婆

偈住何不道老僧自來柳下惠一任一任却

止打得箇

潔淨退下死法許渠商量活法未夢着在

粗和尚

小且開

方便各

計分曉

昔有婆子臨齋入趙州法堂云這一堂師僧總是婆

婆生得底唯有大底孩兒五逆不孝趙州纔顧視婆便出去

鄭十三娘

鄭十三娘年十二歲時隨師姑到大瀉纔禮拜起瀉便問這箇師姑甚麼處住姑云南臺江邊住瀉便唱出又問背後老婆甚麼處住十三娘放身近前叉手立瀉再問娘云早過呈似和尚了也瀉云去娘纔下到法堂師姑云十三娘尋常道我會禪口似利劍今日被大師問著總無語娘云苦哉苦哉作這箇眼目也道我行腳脫取衲衣來與十三娘著娘後又舉似羅

山祇如十三娘參見瀉山怎麼祇對還得平穩也無羅云不得無過娘云過在甚麼處羅叱之娘云錦上添花保福與甘長老相看纔坐定福便問承聞十三娘參見瀉山是否曰是福曰瀉山遷化向甚麼處去鄭起身偏牀而立甘曰閒時說禪口似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甘曰不鼓這兩片皮又堪作甚麼鄭曰合取狗口

住菴婆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菴僧問婆有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

撰述

何遜

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憨山評云不見龍蛇混雜凡聖同居云何

平地鏡圓突陷文殊咄夢語作麼唱云見佛見法非圓通別僧別俗真穿鑿欲知僧俗本同家師姑元是女人

平田嫂

臨濟訪平田岸禪師路逢一嫂在田使牛臨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臨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

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臨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岸岸問你還

曾見我嫂也未臨濟曰已收下了也

憨山評云這畜生非容易從來

狠角頑蹄今日饑餓飽嚼縱饒鼻索牽頭也費目光

滿背撻癡撻癡一歲一歲這畜生非容易唱云朝耕平田去暮騎平田歸臨

風和漁唱帶月卧牛衣

閉門婆

臨濟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臨濟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

却門

憨山評云去去飯袋子茅厮帶累却也當初果

是小孩兒宛有大人作畧纔見婆恁麼道便與

趕倒飯鉢擦鉢竟行猶較具半隻眼可憐生却向婆

門外立受這場熱屈待恁生雪得無意氣時增意氣

支那

東京大學

撰述二

傳記

九

不風流處也風流且莫錯怪老婆舌頭好唱
云我胎未出此粒已飽添箇甚麼一口便了

鳳林婆

臨濟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濟曰鳳林去
婆曰恰值鳳林不在濟曰甚處去婆便行濟召婆婆

回首濟便行

一作濟曰誰道不在 慈山評云屏因
玩月紋生角象爲驚雷花入牙看看臨

濟長老被婆子瞞裡書我抵如婆子既道是鳳林不在
若要行便行却復窺人面孔隨人脚跟殊不男兒通
相茶糊仔細索驗將來一者掩鼻偷香一者灸癰着
艾各各有痛棒分莫放得鳳林否近時王令稍嚴不
許戴頭露尾唱云山鷄林鳳更無差千里同風
共一家俠路相逢不相識可知靈照臘丹霞

賣餅婆

灋陽路上有一婆子賣餅初德山鑒禪師常講金剛

因擔青龍疏鈔出蜀遂息肩買餅點心婆乃指擔問
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
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
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
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山無語婆
令罷潭一夕待久便出却曰外面黑潭點紙燭
度與山山擬接潭復吹滅山忽大悟竟焚疏鈔于法
堂前皆婆激發之也
慈山評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
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狸奴
白牯爲汝念誦般若點破肚皮竟箇中若是英靈漢
子便當下息了死鴛肩頭燒却青龍唵唾就是龍潭
也沒奈何何可惜婆點熱心賣不着人休休任爾
文章徒滿腹依然畫餅不充饑唱云金剛擔有百觔

撰述

皮袋智無一點合助油
糞烟光更待明人絕然

拋兒婆

巖頭巖禪師住鄂州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
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
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
呈撓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見甚處得來師便打
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
便拋向水中千巖長云這婆子自底性命要且捨不
得巖頭不合激發他殺了一個兒子據
令而行各與七十棒諸禪德告謂不公却請斷看
語風信拈云這婆子語風若是巖頭和這婆子送向
水中令他母子聚頭無離骨肉頌云不消這個意如
何賣弄家私臭老婆惡浪千層撲殘月萬山愁斷白

雲多 慈山許云來有來處去有去處當時婆問兒
從何來若遇其人直下豎起撓子便唱些囉囉哩救
取這兒也不爲拖泥帶水却又草草打着一箇雖是
慈悲之故爭奈婆不肯何要尋婆下落麼不保團圓
那惜木子伯牙老盡鍾期死山自高山水流水唱云
一兒復一兒殺活總由伊無弦發妙指此曲少人知

甘贊妻

甘贊行者修普賢願同妻一女皆辦道嘗請巖頭在
家過夏一日頭補衣次贊自外歸端立頭側頭拈起
針劄贊示之贊便領悟咲歸宅堂着衣禮謝女見便
問咲甚麼贊云你莫問妻云好事也要大家知贊因
舉其妻頓悟便云三十年後一回飲水一回噎女方
從傍聽話纔畢亦頓悟慈山許云前件胖招古德已
拈了却又道巖公悟及女子

非獨勝如父母盡大地人性命總被盡公一針割將
去古德與麼告報叫做軟皮條禪何以故但見針頭
利不見割頭尖我若同時生按過雖然針師有眼能
令鈍漢出血乃爲第二杓惡水悉變爲上藥醍醐也
祇當得死馬醫假饒行者可地鑄就銅筋鍊成鍊
骨風縫不通針割不入直把八萬四千毛孔斬齊頓
放面前看渠向甚處下手何以故但見針頭尖不見
割頭利是見且從還識項門這竅那二八佳人倦繡
遲紫荆花外轉黃鸝誰憐結角關心事都付停針不
語時唱云綿針密割七穿八穴不知沉痛洎合扇殺

崔練師

閩帥夫人崔氏奉道自稱練師遣使送衣物至長慶
稜禪師令就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
使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
大師回信師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帥問

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慚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

法眼別云這一轉語大王自道取

帥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

帥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

憨山評云三輪當體即空無施者無受者

無報者亦無不施者無不受者無不報者若也遮戟
髯兒纔得夫人拈掌示師便自立時束手默爾直使
破蒲團老和尚忍後不禁傍觀讚歎果然家有賢妻
夫必不遭禍事豈非大快奈何肉多智小雄伏雌飛
眼睛定動釘釘相戲寧惟鈍殺夫人要且辱末小使
所以道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唱云硬地暫開雙
手懸空不挂一絲佛法撮
來淺近村大認做希奇

陳道婆

温州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和尚
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

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慈山評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婆詰且置自家

有箇無根樹子日夜向匾擔開花着甚死急且去摘葉尋枝費盡心機力氣暗裏放下着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唱云酒旗掩映綠陰中霜斧丁丁夢亦空若話熊蘇真樂處一灣茅屋繞溪東

俞道婆

琅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養爲業常隨衆參問琅起禪師師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餐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那琅那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喚一孽華山分

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圓悟蔣山開堂方至法座前婆於衆中躍出以身一拶便歸衆悟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悟次日至其家婆不出厲聲曰這般黃口小兒也道出來開堂說法悟曰婆子少賣弄我識得你了也婆遂大咲出相見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

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
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
道得一半慈山評云阿耶誰知這赤條條肉團公却
在十字街頭乞兒口裡聾然雖婆從此悟
去合下被人喚做見小利通身不值半文爲甚麼後
來之者牽枝帶葉覓子尋爺乾淨一場話觸若還遇
明眼處破祇消道聞你會臨濟白拈禪也便是哩哩
連華樂麼好教婆窮遮不得連叫兒兄莫壓良爲賤
唱云梵位凡庸盡可封渠無階級不論
功天然有片惺惺地叫破沿門一曲中

燒庵婆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二八女子送
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庵主曰
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

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千巖長頌云供他死漢亦徒勞

發我無明把火燒若是久經行陣者不妨一箭落雙
鵬語風信拈云冷地看來這婆子也不啻囉何待
遣出這僧方燒却且道語風意落在甚麼處具眼者
辨看頌云正恁麼時會也麼漫勞更問我如何比來
一樣娘生肉徹底風流不較多慈山評云寄語從
前窮窳娘漫將幽夢欄襄王禪心但作沾泥絮任逐
東風上下狂鑿喚舉了隨後乃喝一喝活死漢一陽
來復也不知却恁麼冷秋秋地向枯椿頭作退箇去
就此時便請渠一堆燒殺有甚罪過速退速退且更
參三十年然後許渠把茅相見唱云枯木傲寒巖三
冬足煖氣朕勤老
春纖可是當年意

行錢婦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
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法眼代云心明滿處卽知慈山評

撰述

何遜詩

云法眼饒舌祇解黑地熬騰直得泥人冷笑笑箇甚麼君子受財取之有道若這裡卽不然待他問聖僧年多少便打露柱如法呈似老夫着唱云逢人減歲遇物增錢聖僧無口一任驢年

覺庵祖道人

昭覺勤禪師法嗣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畱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慈山評云箇事除非飽法不得有法亦不得爲法粘縛譬如糖膠豈不聚易終損其羽未若開籠縱還空中不繫極盡悲樂又如釋囚伸救獲理追困羈鎖還同拘執纔令休去盡地解脫又如洗滌臭衣藉皂角已因新念舊袂穢增煩便自瞥然輕微無累又如磨鏡垢助少水銀陡發光景彼頑不曉欲試他靈反昏已纏何不懸臺常照照

遇不留圓端寂靜又如寶藏鎗囊愚者鎗轉智人鎗隨拈隨放領大受用又如甕子幸刮金篋再睹天日猶數前塵明忽生暗我願無眼空不作有眼實又如病見窮年迷悶會遇醫王授彼方藥病愈方存渣滓宛爾醫王垂憫頓教兩忘身心安隱以何爲證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無智亦無得無所得故乃至無罣礙無恐怖無顛倒夢想究竟涅槃眞實不虛已上七喻葛藤一截截住名爲小歇半提若是大歇全提未話着在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唱云行雲旣無心飛鳥復何礙欲得安樂門且觀觀自在

明令人

昭覺勤禪師法嗣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

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鷄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义道不得底义下死道得底也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愚山許種出苦提盡數家長話過病夫不惜口業一一從頭注破道不得底义下死道得底也义下死畢竟如何趙州鉢盂新羅鷄子唱云踏徧水中韉栽成石上花橫身無點窖鼓舌一了义

范縣君

耶覺勤禪師法嗣

成都府范縣君者癸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圓悟住

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祗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宗門武庫至和尚有曰有箇方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范於此有省乃云元來得恁麼近憨山評云孟春猶寒恭惟縣君起居萬福何故如此上下不同豈不聞道在邇而求諸遠人入親其親而天下平將謂有幾許玄妙來唱云有一常尊大寶王分明文武肅班行傳呼輦路迴龍馭寂寂青苔鎖洞房

秦國夫人

大慧杲禪師法嗣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

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大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大慧喜曰妙喜常說衆得禪了纔讀看過文字如去自家屋裡行一遭與舊識相見一般此偈乃暗合孫吳你看他是箇女流宛有丈夫之作能了大丈夫事在

慈山評云阿呵呵趙州與

麼道徑山也與麼道一大吠形百大吠聲禁竟莫辨緇素誰明狂勞土塊妄逐油鐺彼後既死此實當烹何不打破殺與佛喫了如或更問而今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情知你也祇與麼道仍舊落在前邊窠裡唱云實有那非礙空無沒可礙始知佛性義賊不打貧家

沈道婆

安吉州沈道婆問放牛居士有因果否居士曰有婆曰衆學人實有悟處師家故言不是有因果否居士曰佛法不順人情豈無因果百丈錯答一轉語五百年墮野狐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婆曰是非關有幾句居士曰有四句婆曰四句樣作麼舉居士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

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得離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婆曰我離得否居士曰你離不得婆曰人人有分我何離不得居士曰嫁鷄逐鷄飛嫁狗隨狗走婆曰如何是本地風光居士曰月子灣灣照幾州幾人懽樂幾人愁婆曰不問這個風光居士曰問那箇本地風光婆曰無男女相底居士曰既無男女相底問甚是非關婆曰別有向上事也無居士曰有婆曰如何是向上事居士曰馬蝗釘住鷺鷥腳你上天時我天

優婆夷志

終

雙髻釋禪頓讓訂閱

帝王問道錄

徑山語風老人圓信較定
無地地主人郭凝之彙編

梁武帝問於寶誌公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帝又問弟子何時得以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帝一日請傳大士講金剛經大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

白雲端云傳大士與誌公被武帝一狀領過汾陽昭云

講得甚好

本覺一云傳大士已是葛藤誌公重下註脚諸人如今樂聞麼良久云兩段不同老宿云

大士不得誌
公洎成虛棄

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大士端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大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靴履朝見帝問是僧耶大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大士以手指靴履帝曰是俗耶大士以手指衲衣汾陽昭代云大士多能五祖戒云笑殺普通七年武帝迎達磨至金陵問曰朕卽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

帝不領悟

汾陽昭代云弟子智淺五祖戒云賣寶遇著暗波斯保寧勇代帝吐舌示之

雪竇顯頌云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荆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而地有何極師頌示左右云這裡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

唐中宗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六祖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

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指示心
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
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
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
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
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
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
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
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
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

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
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
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
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
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
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歸闕表上祖語帝咨美
久之

唐玄宗詔司空淨禪師到京住白蓮亭名兩街名僧
碩學赴內道場與淨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
謂淨曰今對聖上較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

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淨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淨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旣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淨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淨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淨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

解會與道懸殊卽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真禪師問道旣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淨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淨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卽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總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淨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

亦是無心既是無卽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卽悟本
空強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法空禪師問佛
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
宿皆言修道淨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強
脩道本無作大德強作道本無事強生多事道本無
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
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安禪師問道既假名佛云
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上一切是妄以何爲真
淨曰爲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
有故故知真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

根本一切皆空曰旣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
殊復是何物淨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
無比况言語道斷如鳥飛空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
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忘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
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
淨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
旣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
本無有實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
復歸何處淨曰知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
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旣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

無所淨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

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賁詒徵南陽慧忠國師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國師便禮拜立於右邊國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美狢猻國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三藏罔測師

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三藏無對

僧問仰

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仰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問玄沙玄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見後來爲甚麼不見且道初害在甚麼處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旣在鼻孔上爲甚麼不見玄沙云只爲太近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藏鼻孔上有甚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上密雲悟代三藏罔知去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寐語代國師叱三藏處云重言不當乞復云却是和尚善他肅宗問於忠國師曰師在曹谿得何法國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國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曰如何

是無諍三昧國師曰檀越踢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國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國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國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國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國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國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國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代宗後詔應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迷偈曰潮之南雪竇著語云獨掌不浪鳴潭之北兩手鳴中有黃

金克一國

山形壯杖子

無影樹下同船海宴河清琉璃殿上

無知識

拈了也復頌云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影團圓千古萬古與人看楚

石琦頌云只這箇無縫塔上下四維十方周而長天月落兮影絕光沈大海波生兮聲傳簪笏峭巍巍風

識何交涉

唐大曆三年代宗詔徑山欽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欽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欲賜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禪師

唐順宗問於佛光滿禪師曰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

去旣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佛光答曰佛從無爲來
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
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真如海
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
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
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
猶若斯智者善分別佛光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
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
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
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

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永貞元年常問清涼國師
至道心法國師對曰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
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又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
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去尸利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
不可取帝悟其意

唐憲宗詔鶯湖義禪師於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
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
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
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
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

天奇拈云

會得底在禪卽禪在欲卽欲不會底便道禪不是欲
欲不是禪妄生譏刺不知身處泥犁所以道直饒講
得千經論也落禪家第二籌且道
第一籌在甚麼處手點空云鳴底師却問諸碩德曰
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
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
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
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
數安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
天奇拈云這些老臘團恰似箇狂狗尋香逐氣有甚了期可惜終日數十于今不知二五若是個漢出來掀翻禪床免得葛藤遍地非惟自有出身之路亦壯宗門節概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
得見性成佛尸利曰佛性猶如水月中月可見不可取

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
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
加欽重

唐憲宗屢召汾陽無業禪師皆辭疾不赴穆宗卽位
思一瞻禮乃遣兩街僧錄靈昇等齎詔迎請汾陽微
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
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門人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
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
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
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

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跣趺而逝

唐文宗好嗜蛤蜊汾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卽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奏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記乞詔問之帝卽頒詔政至帝問其事對曰臣聞初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

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對曰陛下覩此爲常耶非常邪信耶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對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豫悅得未曾有

黃檗運禪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黃檗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沙彌曰用禮何爲黃檗便掌沙彌曰太麤生黃檗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沙彌便走登極後詔問薦福弘辯禪師曰禪宗何有南北之

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菩提達磨來此方爲初祖
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
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
後神秀門人普寂者立秀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
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
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定慧對
曰防非止惡名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心境俱
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
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
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

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
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
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
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
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
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卽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
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
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
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
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

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咒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於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

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刻賜紫方袍

洪覺範曰唐宣宗微時武宗嫉其賢數欲殺之

佐公武保佑之事迫公武爲難髮作比丘使逸遊故天下名山多所登賞至杭州鹽官禪師安公者江西馬祖之高弟一見異之特遇特厚故宣宗留鹽官最久及卽位思見之而安公化去久矣先是武宗盡毀吾教至是復興之雖法之隆替係於時然庸詎知其力非安公致之耶嘗有贊其像者曰已將世界等微塵空裏浮華夢裏身勿謂龍顏便分別故應天眼識天人

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興化獎禪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興化曰

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興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在甚處莊宗問於華嚴休靜禪師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對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

宋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

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

僧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楚石琦云若問永祚但以頂戴經云萬歲萬歲幸開

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爲甚麼

卿作主僧無對雪竇代云合國咸知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

來對曰廬山臥雲庵帝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爲

甚到此僧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楚石琦代云雲開日現僧入對次奏

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

直至如今帝曰卿以何爲驗僧無對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京

寺回祿藏經悉爲煨燼僧欲乞宣賜名問昔日摩騰

不燒如今爲甚却燒僧無對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帝常夢神

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

心作麼生發左右無對雪竇代云實智寂大師進三

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寂無對保寧勇代云陛下何處不稱尊楚

石琦代云陛下天垂海外一日朝罷帝拏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

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宋仁宗創興禪席畱意空宗下三省定議名有道者
住持禪院歐陽修程師孟奏請廬山圓通寺居訥稱
疾不起訥以懷璉應詔名對化成殿齋畢傳宣効南
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璉遂陞座問答罷乃曰古佛
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
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
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迎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
高明野老謳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爲之化
焉知有恁麼事皇情大悅賜號大覺嘉祐三年契嵩
進正宗記輔教編定祖圖等書帝覽至謀道不謀名

爲法不爲身歎愛其誠賜書入藏又詔靈隱章禪師
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問如何是當機一句章曰一
言迺出青霄外萬仞峰前嶮處行因作麼生是嶮處
行章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章曰也不得放過
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
君章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章曰水內覓魚蹤
進明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
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
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乘
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

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大臣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仁宗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左右莫聞也清旦道衣凝立而待俄侍衛奏言法華自右掖門直趨寢殿禁兵呵止不得仁宗咲曰吾請之來耳及至竟陞御榻而坐仁宗以儲嗣爲問索筆大書三十三數行擲筆去至英宗卽位乃濮安懿王第三子也

宋神宗元豐二年慈聖曹太后崩宣淨因禪師道臻入慶壽宮陞座說法僧問慈聖仙遊定歸何處師曰

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帝稱善五年詔淨慈宗本禪師住惠林入對延和殿山呼罷卽趨登殿賜坐卽就榻盤足作趺趺侍衛驚顧而師自若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帝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蓋蘇州承天寺永安院耳帝大喜語論甚久旣辭退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侍者問和尚見官家如何對曰喫茶閑話耳

宋徽宗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

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
峨嶺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三藏曰遠法師晉人
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三藏問師旣至此欲歸
何所持曰陳畱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頒行偈
曰七百年來老古錮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
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
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趨人有情身
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曾得菩提本無樹不須
辛苦問盧能

宋高宗幸維揚詔金山住持克勤入對行在所遣八

人羽師升殿賜坐問曰朕素知師道高妙可得聞乎
對曰陛下以仁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被光澤雖草
木昆蟲各得其所此佛祖所傳之心也此心之外無
別有心若別有心非佛祖之心矣帝大悅賜號圓悟
紹興二年駐蹕臨安詔法道禪師隨駕南巡道入見
帝從容謂曰上皇爲妖人所惑毀師形服朕爲師去
此黥涅對曰上皇御墨不忍毀除帝笑曰此僧到老
倔強

宋孝宗在王邸遣內都監黃彥節至徑山命杲禪師
就山中舉揚般若師說偈云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

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上
嘉歎之及封建王又遣內知賓至徑山供五百羅漢
賜妙喜庵三字及真讚又讚布袋和尚和高宗韻曰
袋貯乾坤杖挑日月藟藟直聖中之絕慙慙癡癡
僧中之傑令行今一棒一條痕逗機兮殺人須見血
別別分明一點爐中雪六年詔晤堂慧遠住靈隱禪
寺一日帝遊下竺名遠問曰山旣飛來何不飛去遠
曰動不如靜又問水中衆生以囊漚之火裹衆生將
甚麼漚遠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又問觀音手拈數珠
念個甚麼遠曰求人不如求己帝大悅賜號佛海七

年二月宣遠入對選德殿賜坐帝曰如何免得生死
遠曰不悟大乘終不能免帝曰如何得悟遠曰本有
之性究之無不悟者帝曰悟後如何遠曰始知脫體
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帝首肯之帝曰卽心卽佛
如何遠曰目前無法陛下喚甚麼作心帝曰如何是
心遠正身叉手立曰祇這是天顏大悅

孝宗又名靈隱懶至內殿問禪道之要懶對曰此事
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禁聖凡
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
繫盡去沈掉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

般若光明中何事不現成耶帝爲之首肯數四

乾道八年宣遠入東閣賜坐帝曰有一二事欲問卿
前日睡夢中忽聞鐘聲遂覺不知夢與覺是如何遠
曰陛下問夢耶問覺耶若問覺而今正是寐語若問
夢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卽是幻知幻卽離離幻卽
覺覺心不動故云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帝曰夢幻旣
非鐘聲從甚處起遠曰從陛下問處起帝復問前日
在此閣靜坐忽然思得不與萬化爲侶有箇見處遠
曰願聞聖訓帝曰四海不爲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
水又如何帝曰亦未曾欠闊遠曰纔涉思惟纔成刺

法正使如斲輪如閃電了無干涉何以故法無二法
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天無二日帝首肯久之

淳熙三年召佛照德光禪師對便殿宣問釋迦佛入
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佛照曰將
謂陛下忘却帝曰朕心與佛心是同是別佛照曰直
下更無第二人陛下留心祖道自古帝王未有如陛
下篤信此道帝曰自古帝王英雄者有之信此道者
極少如梁武帝亦未徹佛照曰當面蹉過達磨帝曰
陷在泥坑裏佛照曰只爲欄柄不入手不得受用佛
照曰陛下日應萬機直須向一切處着眼看是甚麼

道理帝曰天下事來卽應之佛照曰可謂明鏡當臺
物來斯照帝曰步步踏着實地佛照曰直須恁麼始
得帝曰臨濟因緣可舉一二師舉臨濟問黃檗佛法
的大意因緣帝曰悟了直是快活佛照曰臣曾有
頌帝曰舉看佛照舉曰黃檗山頭遭痛棒大愚肋下
報冤讎當機一喝驚天地直得曹溪水逆流帝又問
興化打克賓克賓如此答興化如何便打佛照曰不
可放過臣有頌帝曰舉看佛照曰罰錢出院揚家醜
興化聳頭遇克賓父子不傳真秘訣棒頭敲出玉麒麟
復曰昔翠巖可真禪師頌卽心卽佛非心非佛因

緣曰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開弓矢力爲漢月
初生令晦堂心禪師看後因答客問西來意有頌東
吳幾度爲閑客南越曾經作主人可笑年來身老大
得同塵處且同塵真見之云子徹也且如卽心卽佛
非心非佛陛下如何會帝曰包含萬像佛照曰包含
萬像底是甚麼帝曰對面底是佛照曰認著依前還
不是帝乃默契佛照辭歸觀堂帝遣中使賜御製頌
曰大暑流金石寒風結凍雲梅花香度遠自有一枝
春佛照答帝頌曰當陽一句子平地步青雲踏翻關
候處便是主家春復進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一頌卽

心卽佛無蹊徑非佛非心有變通直下兩頭俱透脫
新羅不在海門東帝復答頌曰欲言心佛難分別俱
是精微無礙通跳出千重縛不住天涯海角任西東
佛照再上頌曰一句截流心路絕千差萬別豁然通
等閑更進竿頭步莫問西來及與東又一日召對佛
照曰聞陛下於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
性無喜亦無憂處得個人頭但未曾遇人帝曰真個
如此佛照曰如人學射久久自然中的所以五祖演
曰悟了須是遇人始得若不遇人十個有五雙杜撰
佛照遂舉靈雲見桃花悟道頌至玄沙道諦當甚諦

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每舉問禪和子那裏是不疑處
陛下且道那裏是不疑處帝擬議佛照曰只就疑處
看驀然看破不疑處便是陛下受用不盡底帝曰長
老且道那裏是不疑處佛照曰紅爐上一點雪帝乃
點頭一日復召對帝曰前日長老道直至如今更不
疑處朕有一轉語佛照曰那裏是不疑處帝曰空手
牽鐵牛佛照曰如何見得帝擬議佛照曰纔入思惟
便成剎法帝曰若問長老如何祇對佛照曰千聞不
如一見帝喜曰朕且做工夫佛照曰陛下果位中承
願力來示現帝王身不被富貴聲色籠罩但念念扣

報述
已而叅驀然一念相應如桶底子脫相似直至成佛
永無退轉又召對次佛照曰此事無僧無俗上至佛
祖下及蜎動皆悉具足故古人有言悟則事同一家
不悟則萬別千差帝曰至言朕須到此地位方已佛
照曰佛法至妙無有窮已如有窮已則成住着纔成
住着便有窠臼如僧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石霜
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望陛下卓起脊梁
以金剛王寶劍揮除見刺自然一着高一着一步濶
一步佛祖亦奈何不得也帝曰當如禪師之言紹熙
元年壽皇復召對佛照曰陛下釋萬機瑣事華想

於此道日有新證壽皇曰朕向來得禪師日用
便覺省力佛照曰省力處得無限力得力處省無限
力壽皇曰朕於一切事物亦不着佛照曰陛下視天
下如脫敝屣以寶位授聖子若非得大自在受用三
昧焉能如是遂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
陛下如何會壽皇曰放下着佛照曰放下卽不無着
在甚麼處壽皇曰二邊不立佛照曰如何行履壽皇
曰中道不安佛照曰正坐在百尺竿頭陛下如何進
步壽皇擬議師惡一聲壽皇曰謝禪師提撕又曰世
法佛法不由這觸背兩字佛照曰若能轉物卽同如

來遂指御案淨瓶曰只如淨瓶作麼生轉壽皇曰去
來自在佛照曰去來自在底是甚麼壽皇咳嗽一聲
佛照曰更進一步始得壽皇曰朕直要打徹佛照曰
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海寧縣無地主人郭正中原名凝之字黎
翁彙編先覺宗乘五卷拾貳刊刻今孫男郭
時願拾板徑山古樸菴附大藏流行法寶
康熙乙巳冬月敬識

帝王問道錄

雙髻釋頭讓

二十三